

养牛记

□刘桂芳

老福这辈子没跟牲口打过交道，退休那年却铁了心要养牛。

消息传到亲戚朋友的耳朵里，酒桌上的喧哗声立刻停止，差点都惊掉了下巴。有人拍着大腿笑：“老福啊老福，你在办公室捏了半辈子笔杆子，还能捏得住牛鼻子？”养殖业可是非常辛苦的事。隔行如隔山啊！你这一天干净利索的，要是整天和牛屎牛尿打交道怎能受得了？老福不恼，眯着眼笑，手里摩挲着刚从集市淘来的牛绳，棕褐色的绳纹蹭过掌心，带着点糯糯的暖。

内行人说，你才入行，选改良程度差点的，经磕打，选五百斤以上的皮实。老福很听话地选了大小十头牛，给初来乍到的牛拍好照入了档案，分别取了恰当的名字。牛表面看着温顺，听说一群牛总要有一个牛老大，即使就两头牛也要争出个一二来。乌眼因它那俩熊猫眼而得名。一千多斤，膘肥体壮，没有修长的身形，肚子里已经怀了牛魔王的孩子，桀骜不驯的性格很不讨人喜欢，两条犄角平且粗壮架在大酱块子似的头上，成了自我保护和争斗的重要武器。经过几场扬二翻天的激烈争斗，乌眼的霸主地位凸显出来，所有的牛对它言听计从，俯首帖耳，争先恐后地前来舔舐它身体的各个部位以示讨好。姐姐最小，长得最好看，紫花净脸，萌萌的让人喜爱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当时老福不顾众人反对果断花高价把它买来当宠物养。

头一个月，老福手忙脚乱。清晨四点半就爬起来，用新买的三轮车拉着铡刀去割青草，露水打湿裤脚，凉飕飕地往骨头缝里钻。铡草时，他力气使不稳，铡刀哐当哐当响。拌料更是难，麸皮、豆粕、干草的比例，他翻着养殖手册一遍遍试，打来的青草杯水车薪，还得买车干草来喂。干草不爱吃，拱来拱去的，老福又下决心买了一台搅拌机。又买了一个台秤，按牛的数量和

体重饲料精准配比。工作量减少了，就又买了十头牛。

老伴看他累得腰都直不起来，忍不住抱怨：“图啥呢？退休金够吃够喝，非得找罪受。”老福不吭声，蹲在牛棚边，看着牛们酣睡的模样，嘴巴一动一动的，像个梦吃的孩子。吃饱喝足后在沙滩上心满意足地眯着眼嚼嚼，老福也是美美地享受着。

第二年才入冬就来了一场雪，这是科尔沁草原十几年来最大的一场雪。四点半老福准时起床，他惦记着牛棚里的20头牛，监控被雨雪冻上了，看不到棚子里的情况。刚出门口，就听见牛棚里传来呜呜咽咽的低鸣。雪从牛棚顶上被风吹落下来，形成了一道雪墙。老福把雪墙掏开一个雪洞，借着监控朦胧的光，他看见乌眼缩在棚角喘着粗气，浑身震颤，四个蹄子朝天翻滚着，脑袋一晃一晃的，周围围着一群好事的吃瓜群众。一会儿乌眼又站起来焦躁地在棚里打转，蹄子把地面刨得坑坑洼洼，老福心里咯噔一下——这是要生啊。他钻进牛棚一看，两个雪白的蹄子都露出来了，乌眼看到老福激动一下站起来，两个白蹄子又不见了。这样的大雪，这可咋办？他连忙回屋拨通了电话求救。

在这个远离村庄的大院，足足有两尺厚的雪根本开不了车，要等亲朋们踏着雪跋涉过来也要两个小时，就连最近的老国也得一个小时赶到。

老国养了二十多年牛了，这方面他是内行，说这是头产难生，怎么着也得助力一下。于是按他指点的方法，用捆草的绳子搓成一条粗点的绳子，拴住露出的两条小牛的腿，中间穿过一根木棒再反转几下绷直了，借着母牛用力的频率一点点往外拉着，牛头很快也出来了，舌头耷拉一边，十几分钟后，这头小牛落地了，是个花姑娘。它比妈妈好看，是个净脸紫红花，四条大白腿延伸到腋下，纯纯的西门塔尔三代。

老福心里一乐。握笔杆子的手也会扯犊子了。

他给乌眼熬了二斤红糖水，加了五袋益母草颗粒，二斤麦麸，两瓶啤酒，喊喂咯喂弄了一盆，算是奖励吧。哈，扯完犊子还得伺候月子，老福做的还算完美。乌眼凑过来闻了闻，舔了舔，一鼓作气热乎乎地一扫而光，这才想起刚生下来的那个不速之客。

老福拿来绳子绑上犄角，把它牵到“新生儿”跟前，它闻了闻，伸出大舌头舔了起来，舔舐着牛犊身上的黏液，舌头粗糙，动作却格外轻柔。三下五除二，牛犊身上开始了干，也许是母亲的爱抚，小牛挣扎着站起来，摔倒了，站起来，又摔倒又站起来，几次三番之后就像黄瓜架似的立在那，嘴不停地地在寻找着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口饭。

老福守在牛棚直到天大亮。忽然想起了要给第一个牛犊起个好听的名字。想了足足半个小时，最后命名为“福宝”。

太阳出来了雪就开始化了，福宝吃饱喝足美美地睡醒了第一觉，终于离了歪斜地滚过来，用温热的鼻子蹭了蹭老福的手背。粗糙的舌头舔着他的手指，老福忽然觉得，这一年挨的累，都值得了。

春暖花开之后，福宝跟老福更加熟络起来。常常悠悠地跟在他身后，尾巴悠闲地甩着；老福常常把吃剩下的苹果核喂到它的嘴里，或者拾一把青草凑到它唇边，福宝小舌头一卷就卷到嘴里，有模有样的点着头咀嚼，虽然囫圇吞枣一番，但模样实在是可爱至极。

或许是因老福的宠爱有加，福宝长得飞快，转眼就从胖墩墩的小牛犊，长成了修长的大条子，一身毛油光锃亮，紫的底色，白的花纹越发醒目。有人找上门来，出高价想买，说这牛品相好，下一代会更值钱了。老福摆摆手，头摇得像拨浪鼓：“东圈西圈的，大的小的随便挑，就这头——不卖。多少钱都不卖。”

那人不解：“养牛不就是为了卖钱吗？给你四万！还有商量！”老福没说话，转身给福宝添料。福宝抬起头听懂了似的，冲他哞了一声，声音洪亮。老福伸手拍拍它的脖子，阳光洒在一人一牛身上，暖融融的两个影，一个横一个竖，融进漫天的霞光里。

他想起小时候，老家的田埂上，也有这样一头牛，跟着父亲悠悠地走着，蹄子踏过泥土，留下一个个浅浅的印子。那时候的风，也是这样暖，带着青草和泥土的香。那个年代日子很苦，可老牛的陪伴却给父亲带来了无尽的希望的光。

老福养牛很上心，又舍得加料。饲草配比得当，定时驱虫，定时做防疫，牛们也很长脸，个个出落得溜光水滑。三年时光一转眼就过去了，成本一增再增，牛行一落再落，养殖业跌落谷底，很多人纷纷退出了养牛行业。大母牛成群的宰杀危机四伏，老福也体味到了坚持的艰难。当年买一头牛的价格现在买两头大牛还有剩余，当年给福宝四万加的价格，现在两万都无人问津了。福宝也怀了孕就要当妈妈了，肚子一天天鼓起来，皮毛溜光水滑，走路时步子沉稳，肚子里的崽时不时蹬一下，隔着一层皮都能觉出那股子活气。可它依旧粘着老福。听他弹曲，听他哼歌。听到老福的声音或者见到老福的影子都会跑过来叫上几声。

有人问老福，养牛到底图啥。老福摸着满手的茧子，晃晃大臂上石头蛋子似的肌肉，望着天边的落日，笑了笑。

他图的，是雪夜的那次惊喜，是福宝蹭过手背的温度，是这烟火人间里，一份踏踏实实、活着的滋味，以及牛棚子间那份沉甸甸的盼头。



东湖岸边的冰车往事

□刘宏杰

东北长大的孩子，大多有冰雪情结。小时候穿着笨重的棉袄，戴着棉军帽、手套，和小伙伴们在冰上玩冰车的往事至今历历在目。那时候的冰车相当简单，两根方木上边钉上木板，方木的下边镶嵌着粗铁丝或是角钢，两根长短、粗细相差无几的木棍前端钉上一根大铁杆子就成了冰杆子。虽然冰车不怎么精致，但大家玩得不亦乐乎，在冰上比谁滑得快，更有技术高超的小伙伴会踩着“单腿驴”在冰面上炫着各种高难度动作，这些情节，早已刻进了一代人的童年记忆里。

长大后，冰车渐渐离我远去，没想到2023年初，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也萌发了滑冰车的想法。我求手巧的朋友给孩子做了一个冰车，随后便带着他来到了东湖。中午的东湖格外热闹，有家长带着孩子的，有年轻朋友相约的，有热恋中的情侣……而最吸引注意的，是“冰车爷爷”。

“冰车爷爷”六十来岁，一辆大号电动三轮车停在冰面上，车上装满了他手工做的冰车——正是我小时候常见的款式，大到能容纳四五个人的冰爬犁，小到只有二十多厘米的单腿驴，可谓应有尽有。起初我和儿子与老爷子并无交流，我怕孩子费力，没给预备冰杆子，而是用绳子拴在冰车前端拉着他走，可这份“好心”并没得到孩子认可。看着旁人玩着老式冰车，他也嚷着要试试，我以为老爷子的冰车是用来出租的，上前询问时，却得知这些冰车随便玩，从不收费，这份纯粹与热忱，让我不禁对他肃然起敬。

孩子盘着小腿坐在冰车上，握着冰杆子摆弄半天，冰车却“不听话”，急得直嚷嚷。我和老爷子一同教他操作技巧，不一会儿，儿子便能在冰上自由“驾驶”了。尝到甜头的他，第二天缠着我再来东湖，指定要玩儿“冰车爷爷”的冰车。一来二去，我们渐渐熟络，家里的冰车成了摆设，我也摸清了老爷子的规律——每天中午十二点左右，他准会带着满车冰车出现在东湖冰面。

人少的时候，老爷子会自己划着冰车在偌大的东湖上驰骋，他还在冰车上倒放一个小桶当“座椅”，看着滑稽却格外实用。别看他已年过六旬，体力却好得很，无论何种冰面、何种风向，一般人还真真不过这位老“车手”。老爷子就盼着来玩的人多，人越多他越高兴，偶尔兴致来了，还会把大冰爬犁抬下来拴在电三轮后，稳稳地带着四五个人在冰上享受“速度与激情”，冰面上的亢奋与呐喊，成了冬日里最鲜活的乐章。

春节过后，来东湖玩冰车的人越来越少，有时冰面上就只剩我们三人，老爷子总会望着晴朗的天念叨：“这么好的天儿，大伙儿咋都不来了？”旁人渐渐散去，儿子的“驾驶技术”却越来越高超，速度与技巧都得到了老爷子的赞许。有一天，孩子突然想往对岸滑，老爷子瞬间兴奋起来，提议来一场冰上穿越之旅。来回将近四公里的直线距离，我担心孩子坚持不住，但看着一老一少热切的眼神，最终没有反驳。去时一路顺风，速度飞快；返程时却迎面遇风，凉风刺骨，顶风滑冰车更是干使劲不“走道儿”。孩子很快就撑不住了，老爷子见状，便在他冰车后顶着滑，帮他省力气，我也照猫画虎和老爷子换班。待风小些，孩子体力恢复，我们就顺利抵达终点，三人浑身是汗，脸上却都漾着胜利的笑容。

我曾劝老爷子收费出租冰车，却被他一口否决：“我在东湖边上住了四十多年，从小就喜欢玩冰车，现在年龄大了，做几个冰车让大伙儿玩儿，看着你们高兴，我心里就舒得劲儿。”

随着气温升高，东湖的冰面渐渐不再安全，“冰车爷爷”和他的满车冰车，也从冰面上悄然消失。那一个冬天的冰车经历，深深烙在了我和孩子的脑海里——孩子追生的是纯粹的快乐，我和老爷子，则是在冰车的轨迹里，追寻着童年生活的足迹。

时光荏苒，三年转瞬即逝，“冰车爷爷”再没有出现在东湖。就在前几天，我带着儿子再次来到这里，完成了2026年东湖冰车的首滑。冰面依旧澄澈如镜，冰车划过的“刺啦”声，与儿子清脆的笑声交织，仿佛穿越了时光，与多年前的欢腾重合。我忽然懂得，有些美好并不会真正消散，冰车承载的不仅是童年的回忆、父子的温情，更是陌生人之间的善意与生活的热忱。它像一颗种子，在岁月里生根发芽，在代际间传递延续，让每一个冬日，都因这份温暖与热爱，变得格外有意义。而东湖的冰面，永远是藏着初心与美好的舞台，等待着每一个追寻温暖的人，续写新的故事。



奋翅起高飞
马战酣摄

四十分钟的暖衣

□胡彩冬

我的衣裳会唱歌——旋律是童谣，和声是成长。

那件粉羊绒大衣，是我冬天的“童话封面”。女儿给我买的，她说：“妈妈，你穿上像绘本里的暖暖阿姨。”我常常穿着它，站在校门口迎接孩子们的入校。小可爱们一个个蹦蹦跳跳，鼻尖闪着冬日的光，小脸冻得红扑扑的，像萌萌的小雪人，扬起笑脸喊着：“老师好！我今天好像一颗草莓糖！”有个叫朵朵的小女孩，特别害羞，每天都要轻轻摸一下我的大衣袖口，才肯进教室。她说：“老师的粉色，是早晨的颜色。”

粉小衫配米白裙子，是我的“春天教室装”。音乐课上教《春天在哪里》，我就穿着这一身。孩子们围成圈，我弹琴，他们唱，窗外的松树抽出嫩枝。“老师，你的衣服和春天的花一样！”一个男孩大声说。下课铃响，几个小姑娘跑过来，用手指小心碰碰我的裙角，好像这样就能把春天带回家。这抹粉，不是装饰，是我和孩子

们之间一道温柔的彩虹桥。米白套装，是我的“信任战衣”。每次家长会前，我都会认真穿上它。面对那些比我年轻的爸爸妈妈，我既亲切又温和，和家长们聊起孩子们的新气象——合唱声部里有清晰的层次，舞蹈动作也越发灵动了。散会后，鹏鹏妈妈留下来，小声说：“胡老师，看到您穿得这么整洁得体，我就觉得把孩子交给您，特别放心。”原来，一套衣服可以成为一份无声的承诺。

纯白运动服，是我课间操的“翅膀”。大课间，我和孩子们一起跳绳、跑步。白衣飞扬，混在孩子蓝白相间的校服里。班长小杰说：“老师，您跑得比体育老师还高！”跑完步，一群孩子围着我，汗津津的小脑袋挨着我：“老师，你像晒过的棉花，香香的。”这件运动服，是我最骄傲的勋章——它证明我还跑得动，笑得开，还能和他们一起，在阳光下大口喘气，痛快流汗。

几身旗袍是我的“雅致珍藏”。葡萄紫衬得人温婉洋气，宝石蓝透着清爽利落，紫红色、枣红色又添几分明艳。偶尔穿来上课，教室会静一静，随即响起小小的“哇——”。孩子们眼睛亮晶晶的，像看一朵会走动的花。连粉笔落在黑板上，声音都变得轻轻柔柔。那套淡粉色西服，是我的“活力战袍”。穿上公开课，粉得清亮不张扬，孩子们听得更专注，听课老师也笑着点头。下课了，一个小姑娘追过来夸：“老师的粉色西装，比春天的阳光还好看！”至于那双方头白皮鞋——它陪我走过安静的走廊，踩过合唱比赛后的杂乱的线路，也踏过送路队时夕阳拉得长长的柏油路。它最清楚，我的舞台不在音乐厅，而在四十分钟一节的课堂上，在孩子们从稚拙的单音，到能完成一首二声部合唱的漫长时光里。如今打开衣柜，像翻开一本厚厚的教学相长日记。

粉色那页，写着童心与亲近。米白那页，写着责任与信任。纯白那页，写着活力与陪伴。旗袍那几页，藏着雅致与欢喜。

清晨选衣时，我其实在选今天要用怎样的“音色”去上课：是用粉色的轻柔，去安抚那个想家的新生？还是用米白的端庄，去讲解乐理的小知识？或是用运动服的活力，带领他们打好一套健康的拍子？

最后，别上一枚小小的音符胸针，推门走进晨光里。走廊上已经传来孩子们奔跑的脚步声，像一串迫不及待的跳跃音符。

原来这四十分钟的暖衣，裹着的不仅是课堂的温度，更是我和孩子们一起走过的，每一段四十分钟的成长路。

